

26770

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宋制疑獄讞不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襍議規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時有焉熙寧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王安石曰有司刑不當則審刑大理論正審刑大理刑不當卽差官定議議不當中書論奏取決人主此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二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如強盜並有死法而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亦可哀若從情輕之人別立

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禁軍非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過密良民傷肌體爲辱終身愚頑之徒雖創痛而無愧恥若情理輕者復古居作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凶頑者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情輕者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再犯決刺充軍其配隸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從舊法編管之人迭送它所量立役限無得髡鉗其四士民有孝悌力田爲眾知者州縣給帖付身偶有犯情輕可恕者議贖罰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樞密使文彥博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

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
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法重於造
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賊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
異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大理
寺言律稱以賊致臯頻犯者並案科若臯犯不等者卽以重
賊併滿輕賊各倍論案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不可用
二臯故案科爲非一犯故倍論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
以上者不可案輕以從重故併重以滿輕若以重併輕後加
重則止從一重蓋爲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
疏議假設之法適皆臯等者蓋一時令文耳若臯等者盡數
案併不等止科一賊則法足以爲姦而人得僥倖非律之本

意也帝是其議行之司馬光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充懷耀三州民有鬪死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卽引舊例貸之夫鬪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鬪殺條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實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駁奏取旨崇寧五年詔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令取旨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臯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臯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爲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否則以違制論紹興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疏言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亦言殺人

者不死堯舜不能致治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大辟奏裁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鬪殺常赦所不原者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莫能自保爲害非細今後大辟情法相當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令臺臣彈劾帝覽奏令刑部坐條行下凡應配役傳軍籍者黥面會赦則有司上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初徒皐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宮中或輸作左右校開寶中詔並送作坊役之國初諸方割據皐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太宗乃詔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凡犯死皐獲貸者配隸登州沙門島及

通州海島皆屯兵使者領護之而通州島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儒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初婦人皐至流執鉞配役至是罷免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皐皆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詔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委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地牢城廣南皐人配嶺北慶曆三年疏理天下繫囚詔諸路配繫役人皆釋之皇祐中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流役本處至春遣之詔可熙寧中廣

南轉運司言春州瘴厲之地配隸十死八九願停配臯人詔應配沙門島者配春州餘勿配旣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鄉邑多道死而護送禁卒勞費用張誠一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後罷之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或患加役流法太重道路多有奔亡元豐中蘇頌建議請依古園土取當流者治臯訖髡首鉗足晝居作夜置之園土滿三歲釋之未滿歲者遇赦不原旣釋仍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不果行崇寧中蔡京復以爲請乃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役作夜拘之視臯輕重爲久近許出園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行之尋以其法不便罷之高宗後

罪隸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州迄度宗世無定法
凡內外所止刑獄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參主之又有糾察在
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其後罷審刑糾察歸其職於刑部四方
之獄則提點刑獄統治之官司之獄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
院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二京府師左右軍
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獄皆置樓牖設漿
鋪席持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服暑則五日一滌
枷杻郡縣官躬行檢視獄敞則修之元豐元年詔曰大理有
獄尙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旣猥多難
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瘦死或主者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愍
焉其復大理獄置卿貳及丞專主鞫執應三司諸寺監吏犯

管不俟追究者聽卽決餘悉送大理應奏者刑部審刑院詳斷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時失入者重其罪至失出乃臣下小過請罷其責使有司讞議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言遠方官吏文法旣疏刑罰失中願委耳目官季一分錄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釋後聞歲終較所釋多寡爲殿最其徼功故出有臯者論如法詔令刑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臯已結案而錄問官吏能駁正或因事推正者案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賞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旣經本州次檄鄰路或再翻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逮繫者困於追對乃令鞫勘本路案嘗差官猶稱冤者惟檄鄰路如尙翻異則奏裁贖刑之制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

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臯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臯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爲時所推厯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臯以上依當贖法其餘諸司犯徒流等臯公臯許贖私臯決罰仁宗時詔別立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詔下論者以富人得贖而貧者不免非朝廷用法之意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贖父罪帝矜許之自是未嘗以爲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輕刑而已凡大赦襍犯死臯以下其制常赦所不原臯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

德音則死及流皐降等餘皐釋之間亦釋流皐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遣使往往襍犯死皐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皐亦得釋神宗卽位詔赦令國之大恩蕩滌瑕穢納於自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註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內外言事案察官無得依前舉劾熙寧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徽宗在位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南渡後紹熙歲至四赦自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論曰宋之立法主于寬厚而愛人終三百年間未聞有

暴君酷刑犴然逞其恣睢之心以爲生人患苦然其失于因循姑息者往往有矣凡天下奏案始必斷于大理詳議于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天子自天子而下逮中書自中書而移諸刑部自刑部而復還大理其文牒之往反歲月之遷延可臆揣而知也吏之守文者旣便習以爲常而不顧其遲吏之奸黠者方因緣以爲利而惟恐其速蓋有矜貸之報已下而其人先斃于獄或犯者獲貸而親故緣坐日久而瘦死有愼恤之名而無保惠之實固由有司奉行之不謹亦其立法迂緩之過也自太祖定制三歲遇郊一赦其事蓋出于唐兵興之後郊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然古者三王歲祀圜

邱未嘗輒赦則太祖之制違古而牽俗不可以爲經訓
明矣仁宗在位久熟於人事之情僞頗以數赦爲疑然
嘗敕戒有司大辟覆奏州縣至于三京師至于五所以
重人命而懲枉濫其意美矣然獄之因是而淹滯者亦
豈可勝道哉

遼制刑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及籍沒
之法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境外或罰
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決五百二曰五年三曰年半決者以
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者
以沙袋決之穆宗時制用熟皮合縫之又有木劍大棒太宗時制
木劍面平背隆大臣鐵骨朶之法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
罪重欲寬宥則擊之

于肱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鼃細杖及鞭烙法鼃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百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磬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輶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椿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十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神冊六年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

寃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穆宗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鶡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至加以炮烙鐵梳之刑甚者或手刃刺之斬擊射刺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尸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初卽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眾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又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絕怙行無悛故及於難景宗監其失卽位之初有囚擅去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得出獄自辯命復繫之

既而躬錄囚徒盡召釋之自穆宗廢鍾院窮民寃者無所訴
帝乃復命鑄鍾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只王稍爲奴所
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燾法應死杖而釋之聖宗嗣位睿智皇
后稱制畱心聽斷嘗勸帝寬法律帝既壯銳意於治更定法
令十數事多合人心用刑尤詳愼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
死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
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後又
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首告若奴婢
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嘗敕諸處刑獄有院不
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獄訟覆奏

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置少卿及正主之親錄囚徒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寃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寃五院部民偶火延及木葉山兆域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爲法敵入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又那毋古犯竊盜者十三次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五則處死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犯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離堇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尙吏才始自聽訟時人相效習爲狡智風俗自此衰矣太平六年詔曰國家有契丹漢人故分南北二院治之去貪枉除煩

擾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自今貴賤以事被告事無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者以本犯人罪罪之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有司奏稱詔書言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一罪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

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自後
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
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
四刺左五則處死已而更定條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
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
者法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枉法受賕詐敕
走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後又詔諸職官私
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射鹿禁地決杖三百不徵
償小將軍決二百已下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
宗初諸官都部署凡機密事面奏餘訴事以法施行詔有投
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又命諸郡長吏與僚屬同決

罪囚無致枉死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政獄訟畱滯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卽決之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乃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律令者載之不合者別存之舊制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至是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重複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百七十三條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官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賜皇后自盡乙辛又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其黨告樞密院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出速撒等外補餘坐流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天祚

卽位信任奸邪殺戮大臣致皇太子無辜死吏人亦多冤死者於是盜賊蠭起叛亡接踵帝益務爲酷刻而投崖砲擲釘割鬻殺之刑復興焉或分尸五京甚則取其心以獻祖廟及末年遊畋無度西狩奉聖州子敖盧幹頗負人望爲耶律撒八等刼立事覺賜死自興宗時遽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

論曰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奸莫先于刑其始踵沿夷俗所創法或出于五流三就之外及阻午可汗命宗室雅里爲夷離堇然後刑辟始有專官而用人亦號爲得宜焉太祖太宗馳逐戎伍數設重法以錮其民意在戢

之使不敢爲變然其天性過于殘暴有非可以常情論者子孫繼守流宕忘返峻文深憲日以滋甚其間能參酌輕重而猶得其平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自餘諸主皆不免于人頭畜鳴之譏而穆宗之濫誅近倖道宗之戕賊天屬非直罪浮于桀紂雖苻生石虎赫連勃勃輩未有以加此矣論者謂遼之先世貽謀不審故其子孫猖狂恣睢無所不至然其前後用刑多同而興亡互異者何哉蓋創業之君法未定而一二偶行之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法已定而又恣逞其所欲則民復何賴焉傳曰刑新國用輕典遼出于荒裔部落之族其興也當自有故而縱任淫刑以殪生人則其始基之先壞也

嗚乎此其所以爲夷狄與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蔑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爲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則以爲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亦稍用遼宋法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賊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天眷三年取河南地約其民用刑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唐制參遼宋類爲書名曰皇統制初制杖百則臀背分決海陵以眷近心腹罷禁之

雖主決奴婢亦以違制論正隆間又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
並行世宗承正隆之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
理尋復令有司刪定條理與前制兼用舊制品官犯賭博賊
不滿五十貫者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帝曰杖所以罰小人職
官當先廉恥旣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予之又詔制無正條
者皆以律文爲準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舊制濟南尹梁肅
言犯徒者當免杖朝廷以爲法輕恐滋姦惡不從嘗詔宰臣
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爲民伸冤滯而所遣多不盡心審
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訢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囚徒不
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卽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
不以贖論止以正隆續降制書多苛察任己意而與皇統制

正用是非淆亂姦吏得上下其手遂命大理卿移牒總中外
明法者共校正乃以取前後制書及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
繁正失制闕者足以律文制律俱闕及疑不決者則取旨畫
定軍前權行條理內可常行者亦爲定法餘未應者別部存
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十
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帝畱心庶獄慮有司淹滯敕尙
書省斷罪輕重各有期限不得遲畱法司奏議或去律援經
或揆義制法臨御聽斷言幾于道故大定五年歲斷死囚二
十八人近代未有也章帝卽位言事者乞從舊制制書之禁
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不從使民測其輕
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

爲便時眾議多不欲詔仍舊禁置詳定所審定律令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帝慮諸路枷杖多戾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五年復令鈎校制律詳定所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旣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爲姦謂宜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厯採前代刑書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權貨邊部權宜等集爲勅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尙未完俟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止習舊律尙書省奏在制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非今所宜且以代流律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

比男子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又勅尙書省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送部自餘輒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是時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途定分寸鑄銅爲杖式頒之且詔笞杖太輕恐情理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泰和元年尙書省奏見行銅杖式輕細姦宄不畏乃改用大杖禁不得過五分其年修律成凡十二篇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所損益二百八十二條餘皆從舊又加以分一爲二分一爲四者六條凡三十卷附注

明其事疏義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下祠
令四十八戶令六十八學令十一選舉令八十三封爵令九
封贈令十宮衛令十軍防令二十五儀制令二十三衣服令
十公式令五十八祿令十七倉庫令七廩牧令十二田令十
七賦役令二十三關市令十三捕亡令二十賞令二十五醫
疾令五假寧令十四獄官令百有六雜令四十九釋道令十
營繕令十三河防令十一服制令十一附以年月之制曰律
令二十卷又定制勅九十五權貨八十五蕃部三十九曰新
定勅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並頒行宣宗罪官失糾劾者
論以法嘗謂宰臣律有八議言者謂應議之人卽當減等何
如宰臣對曰凡先條所坐卽應議之狀以請議定然後奏裁

上然之

金史刑志序論曰金法以折杖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傅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賊決其眞犯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元初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

號曰至元新格仁宗又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復命儒臣損益前書號曰大元通制大綱有三一詔制二條格三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四條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斷例七百十七五刑之目自七至五十七曰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曰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旣決而又鑱之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地北人遷南方湖廣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凌遲處死蓋自漢除肉刑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則更用輕典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自後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待報然後加刑至大德間王約上言國朝制笞杖十減

爲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君臣之間輕
典爲尙百年之間天下又寧然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
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之徒數以赦宥獲
免至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宄善良喑啞而
飲恨識者病之元制五刑外有五服十惡入議之屬畧同前
代其曰別者曰衛禁職制祭令學規軍律戶婚食貨大惡姦
非盜賊詐僞訴訟殺傷禁令雜犯捕亡恤刑平反等名凡職
官受財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敘無祿
者減一等以至元鈔爲則枉法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不滿
貫者量情斷罪依例除名十貫以上至二十貫杖五十七二
十貫以上至五十貫杖七十七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八十

七一百以上杖一百七不枉法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本
等敘不滿貫者量情斷罪解見任別行求仕二十貫以上至
五十貫五十七注邊遠一任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杖六十
七降一等一百貫以上至一百五十貫七十七降二等一百
五十貫以上至二百貫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貫以上至三百
貫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貫以上一百七除名不敘諸掌刑獄
輒縱囚徒在禁飲博及帶刀及紙筆陰陽文字入禁者罪之
諸獄具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
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
乾木爲之長闊輕重各刻誌其上桎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
以下橫三寸厚一寸鎖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鐐連環

重三斤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罪六十七以上用之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用小頭其決笞及杖者醫受拷訊者醫若股分受務令均停諸郡縣佐貳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親臨點視枉禁及淹延者舉問月終具囚數牒次官在上都囚禁從畱守司提之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決訖然後發遣合屬帶鐐居役應配役人隨有金銀銅鐵銅冶屯田隄岸橋道一切等處就作令人監視日計工程滿日放還充警跡人諸在禁囚

徒無親屬供給或有親屬而貧不能給者日給倉米一升三升之中給粟一升以食有疾者凡油炭席薦之屬各以時具其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諸獄囚有病主司驗實給醫藥病重者去枷鎖杻聽家人入侍職事散官五品以上聽二人入侍犯惡逆以上及強盜至死奴婢殺主者給醫藥而已贖罰之例職官犯公罪輕者犯夜者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者及罪人篤癰殘疾有妨科決者聽贖

元因宋制用刑頗近于寬恕稽其條目繁碎方之前代微有增損然史稱元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是尙其得在仁厚而其失在弛緩而不知檢可謂確論矣蓋彼自

謂用夷狄而得中國故一切務爲嫵嫗之仁以要結天下之人心而及其末流積懦相仍吏詭其法民玩其令盜賊遂起而亡其國明祖承厥弊政矯以威嚴久而人心始定故太史公稱申韓極慘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有旨哉有旨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十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明初太祖定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類訓釋名
曰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定大明律其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
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
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
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
備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六條三十卷二十二年命翰林院
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名例律冠篇首卷凡三十條四百

六十名例四十七條吏律曰職制十五條公式十八條戶律
曰戶役十五條田宅十一條婚姻十八條倉庫二十四條課
程十九條錢債三條市廛五條禮律曰祭祀六條儀制二十
條兵律曰宮衛十九條軍政二十條關津七條廐牧十一條
郵驛十八條刑律曰盜賊二十八條人命二十條鬪毆二十
二條罵詈八條訴訟十二條受贓十一條詐僞十二條犯姦
十條雜犯十一條捕亡八條斷獄二十九條工律曰營造九
條河防四條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杖五
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各以每十爲一等加
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
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流刑二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有

總徒四年

遇例減一年者

準徒五年

斬絞雜犯減等者

有安置有遷徙

去鄉一千

里杖一百

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

明制充軍律最嚴犯者最苦親族有科歛

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

不能有終身有永遠二死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凡再犯

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畱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

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唐宋所謂加役流

也再犯徒者於原役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

四年次圖七曰笞杖訊杖枷杻索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

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用

荆條背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用

荆條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長一丈鑱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幹作重三斤又爲喪服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輕重大惡有十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賊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賊者無貸敕刑部官吏受賊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八議同周制太孫嘗更定刑制五條上之且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帝命改定七十三條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當輕所謂刑罰世輕

世重也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餘條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初草創律令在吳元年中間更定整齊至三十年始頒行其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此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罪應加者必賦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賊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斬絞

之別

即唐律稱加就重條

稱日者百刻稱年者三百六十日

如人命辜限及各文

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

搆日以百刻條未老疾犯罪而事發

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

即唐律老

小廢疾條

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

聞取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畱養親

即唐律罪非十惡條

功臣及

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

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祖

父不得指其子孫爲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

職犯杖則不敘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擢用弘治中去定律

時已百年刑部尙書彭韶等請制定問刑條例刑官復言洪

武未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

遺奸列聖推廣而有例例以輔律非破律也乃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增厯年問刑條例二百九十七條嘉靖中詔尙書顧應祥等議增二百四十九條其後因尙書何鰲言增九事萬厯中刑部尙書舒化等及嘉靖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尙書劉澤深復請議定條例帝以律應恪遵有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議未及行凡贖法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

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吏罷職不杖初制納鈔爲本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太宗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嘉靖中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錢三十五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

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律鈔折銀不及一

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請更定爲則

凡收贖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則

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之時重修條例

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

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

運囚糧

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

運灰

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

至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

運輓

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

運水

和炭五等

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

運灰最重運炭最

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

初有頗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之

其有力視

在京運囚糧

米五升納穀一石初折銀上庫後折穀上倉

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

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

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十應鈔六百折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定例鈔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甓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係行止若官吏人等例應革職役此係行止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

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初太祖建三司於

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
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
枚者卽刑繁刑官非人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
道置法司又諭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擬刑名其人命重獄
具奏轉達刑部都察院參考大理寺詳擬著爲令在外則按
察使爲法司以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京師自笞以上罪
悉由部議洪武初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
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乃命
中書省御史臺詳讞改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
凡府州縣輕重獄囚依律決斷違枉者御史按察司糾劾後
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

死罪解部審錄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決其決不待時重囚報可卽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奏問謂之照駁若亭疑讞決而囚有番異則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會官審錄定於洪武三十年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論罪囚宣德中奏重囚令多官覆閱曰古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重民命卿等往覆審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奏訢枉者五六十人重命法司勘實天順三年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成化十七年命司禮太監會同三法司於

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命內守備行之自後五年輒大審熱審始永樂二年止決遣輕罪命出獄聽候尋并寬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月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正德元年工部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行於北京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行於在京略於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審囚三法司皆會審在外審錄依此詔可歷朝無寒審之制崇禎十年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審命所司求故事尚書鄭三俊引數事以奏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贖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呂震曰旣非死罪久繫

不決天氣沍寒必有冤死者凡雜犯死罪下約二百悉準贖發遣之始太祖患刑獄壅蔽分遣御史治各道囚宣宗夜讀周官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慨然興歎以爲立國基命在於此乃敕三法司天下重獄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次當決豈能無冤因遣官審錄之正德九年山東副使王裕言囚獄當會審而御史及三司官或踰年一會囚多瘦死往者常遣御史會按察司詳審釋遣甚眾今莫若罷會審而行詳審之法乃敕遣按察司官與巡按御史同審失出者勿問涉賊私者如律凡刑部問發罪囚所司通將所問囚數不問罪名輕重分南北人送山東司呈堂奏聞謂之歲報每月以見監罪囚奏聞謂之月報其做工運炭等每五日開送工科填

寫精微冊目終分六科輸報之凡法官提人勘事必齎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聞請旨不得擅勾問罪在八議者實封以聞十惡不在此例民間訟獄非通政司轉達於部刑部不得聽理誣告者反坐越訴者笞擊登聞鼓不實者杖許告問官必覈實乃逮問至罪囚打斷起發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檢驗屍傷有定法恤囚有定規凡屬官爲上司非理凌虐聽實封徑奏軍官犯罪都督府請旨諸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封奏無得擅勾問嘉靖中尙書鄭曉考故事言民間詞訟非自通政司轉達不得聽而諸司有應問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乃命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然自曉去位民間詞訟五城御史輒

受之非祖制矣洪武末小民多越訴京師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命老人理一鄉詞訟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白官然越訴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邊登聞鼓置午門外御史曰監之非大寃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卽引奏後移置長安右門外六科錦衣衛輪收以聞旨下校尉領駕帖送所司問理蒙蔽阻遏者罪宣德時給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寃煩瀆不可宥帝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白後有阻遏者罪之凡獄囚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囚淹滯至死者罪徒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瑯言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槩加幽繫案無新故動引歲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況

偏州下邑姦吏悍卒倚獄爲市或扼其飲食或徙之穢溷備諸痛楚十不一生臣考律令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蓆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遲速病故多寡以爲黜陟帝深然其言停刑之月自立春至春分凡十日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獄囚貧不自給者給米日一升又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歲冬給綿衣褲各一提牢主事驗給之犯罪籍沒者除反叛外餘罪止沒田產孳畜其謀逆姦黨及造僞鈔者沒

貨產丁口以農器耕牛給還之凡決囚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臨決囚有訴寃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其于各省決囚則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弘治後歲差審決重囚官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仁宗立赦條三十五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間敝政厯

代因之凡先期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人者卽坐以所告之罪萬厯五年太后傳諭大婚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刑張居正言祖制凡犯死罪鞫問旣明依律棄市世宗皇帝末年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閒從御筆所勾量行取決此近姑息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敗傷彝倫聖母獨見犯罪者被誅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含冤蓄憤於幽冥使不一雪其痛怨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今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旣費關防又乖國典詔許之莊烈帝旣誅魏忠賢定逆案六等天下稱快然是時承廢弛昏亂之後銳意綜理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者帝嘗論囚素服御殿召閣臣商榷而溫體仁無

所平反崇禎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麟疏救鄭三俊因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多麗丹書圓扉爲滿使情法盡協猶屬可憐況忱惕於威嚴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所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恤刑之意帝不能納明制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皆不衷于古廷杖自太祖時有之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璉方鼎何傑等沈湎酒色久不朝參命枷以徇言官始有荷校者正統中王振擅權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祭酒李時勉率受此辱而殿陛行杖習爲故事矣南京行杖始於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歲祲請振帝摘其疏中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至正德間南御史李熙以劾貪吏激怒劉瑾矯旨杖

三十時南京禁衛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之幾斃東廠始於成祖錦衣衛獄太祖嘗用之旋禁止其復用亦自永樂時文帝專倚宦官東廠在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憲宗時尙銘領東廠別設西廠敕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正德元年東廠監邱聚西廠監谷大用皆劉瑾黨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京師謂之內行廠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百五十斤數日輒死萬厯初司禮馮保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爲外廠天啟時魏忠賢領廠事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

純等專以酷虐鉗中外而厥衛之毒極矣中官掌司禮監印者曰宗主督東廠者曰督主廠屬無專官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猥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脫衣青素襖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幹事者得陰事密白於檔頭檔頭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金曰買起數旣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卽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醪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予多金卽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

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崇禎中御史楊仁愿言高皇帝設官無緝事衙門臣下不法言官直糾之無陰許後以肅清輦轂乃建東廠臣待罪南城所閱詞訟多以假番故訴寃夫假稱東廠害猶如此況其眞乎功令比較事件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也衛獄者世所稱詔獄也太祖時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爲多後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

其後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成祖幸紀綱
令治錦衣親兵復典詔獄綱遂用其黨莊敬袁江等緣借作
奸數百千端久之族綱而錦衣典詔獄如故鎮撫司職理獄
訟初止立一司與外衛等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而以軍匠
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然大獄經訊卽
送法司擬罪未嘗具獄詞成化元年始令覆奏用參語法司
益掣肘十四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無關白本衛卽衛
所行下者亦徑自上請可否衛使毋與聞故鎮撫職卑而權
重嘉靖六年侍郎張璁等言祖宗設三法司以糾官邪平獄
訟設東廠錦衣衛以緝盜賊詰奸宄自今貪官寃獄仍責法
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亦必

送法司擬罪詔如議行詹事霍韜亦言刑獄付三法司足矣
錦衣衛復橫撓之昔漢光武尙名節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
其後忠義之徒爭死效節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
罪廢之誅之可也乃使官校眾執之脫冠裳就桎梏朝列清
班暮幽犴獄剛心壯氣銷折殆盡及覆案非罪卽冠帶立朝
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辱之某吾繫執之小人無所忌憚
君子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仗節之
士也願自今東廠勿與朝議錦衣衛勿典刑獄士大夫罪謫
廢誅勿加笞杖鎖梏以養廉恥帝以韜出位妄言不納祖制凡朝
會殿衛率屬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門下
糾儀失儀者卽褫衣冠執下鎮撫司獄杖之

復讎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難相與為仇凡和難父之讎讐諧猶調也

凡和難父之讎

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

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

和之使辟

如此不得就而仇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瑞節玉節之剡圭也和之

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讐之

反復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

凡殺人而義者

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

者人之兄長不得讐也使之不同國而已

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曲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

父者子之天殺已之

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

兄弟之讐不反兵

恆執殺之備

交遊之讐不同國

讐不

吾辟則殺之

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

曰寢苦枕干不仕

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

反兵而鬪

言雖適市朝不釋兵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

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爲負而廢君命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魁猶首也爲其負當

成

公羊傳父不受誅

罪不當誅

子復讐可也

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

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故得絕不得殺

父受誅

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

復讐不除害

取讐身而

已不得兼讐子復

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相衛不使爲讐所勝

將恐害已而殺之迫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

白虎通子得爲父報讐者臣子

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

曰父之讐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朋友之讐不與

同朝族人之讐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讐非子父母以義見般子不復讐者爲往來不止也 公羊傳紀侯大去其

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

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煮而紀侯譖之襄公將

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

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復讐乎雖百世可

也家亦可乎家謂大夫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

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今紀無罪此非怒

與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

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

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竝立乎天下

無說無悅懌也

故將去紀侯

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

若如也猶曰得爲如

此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緣恩疾者可也

疾痛也

後漢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元和中遂定議爲輕侮法和帝卽位尙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若聞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

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爲非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惟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畱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般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思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歸死時太守太傅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

發手乃仇自歸司敗便原遣之初蘇不韋父謙爲督郵按美陽令李暲輸左校暲後爲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暲側遂殺其妻子暲乃以板籍地不韋知有備乃掘暲父墓斷其頭祭父墳標之於市暲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嘔血而卒不韋遇赦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建安中橋元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執仇繫臨淄獄元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暴因殺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爲深負孝子捕芝笞殺以謝孝子寃魂

魏文帝詔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

讐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皆親愛養老長幼自今後宿有讐怨者皆不得相讐

晉王談年十許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之志年

十八密市利鍤及陽若耕耘者伺度乘船還橋上以鍤斬之

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
郃陽任延壽之妻

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自縊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宋宋越父爲蠻所殺其仇常出郡越白日于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梁張景仁廣平人父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遇法斬其首祭父墓詣郡自縛太守蔡天

起上言於州簡文在鎮下教褒美原其罪下屬長蠲一戶租
調以旌孝門簡文帝教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
改江以孝移張景仁自縛到郡稱其父爲韋法
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
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乃讐赦其桎梏之罪丁蘭
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後魏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唐太宗時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
去時君操尙幼至貞觀朝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
告刺史曰父死凶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
以聞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所殺時師舉
幼母改嫁讐家不疑後長爲人傭手殺仇人詣官自陳帝原

之則天時同州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乃手刃父仇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韞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曰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

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
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
以前議從事元宗時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
戰級私庸兵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劫對汪
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其子琇
與兄瑄俱以年幼徙嶺外後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
御史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仇之狀
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
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
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
時唐新語衢州人余長安父叔爲同郡伊金所殺長安八歲
自誓十七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余氏一

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寮集議時裴洎當國李鄘爲司寇事竟不行老儒薛伯臯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大柄者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韓愈復仇議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

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父不
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
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
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
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下臣愚
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

今也然則般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
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
失其旨矣

五代時范陽人張藏英父母爲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
幽州市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筠壯之釋不問居道
避關南藏英求爲關南都巡檢同居道出擒歸設父母位號
泣嚙其肉以死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爲報
讐張孝子

宋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
復父仇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贊父爲人毆
死贊又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父葬自首論當斬帝

以殺仇祭父又自歸臯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

王安石復仇解或問復仇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
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不幸者少矣
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
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
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而爲之施刑於其雠亂世則天子諸
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
民方興相爲敵仇蓋仇之所以興以上不可告辜罪之不
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雠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
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仇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
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仇不

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
誅子復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
周官之說曰凡復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
法也凡所以有復仇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
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刑而使爲人之子者仇之
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
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
無罪則所謂復仇者果所謂可仇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
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仇者殺之
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仇之禁則
寧殺身以復仇乎將無復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仇而不復非孝也復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仇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已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明律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無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應死已就拘執其捕者擅殺之罪亦止此則所謂家屬人等包兄弟在內例可類推

論曰國家設法禁人不得相殺而君父之仇義不與共天地則臣子有銜怨終身而不敢忘者焉故古之言復仇者許其盡五世而止蓋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猶在必報之域也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曰齊與紀爲仇九世矣九世猶可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朱子序戊午讜議謂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人盡于五世而已宋靖康之難二帝北狩不還爲之臣子者莫不痛憤切齒宜其日夜寢苦枕戈奮企以衝仇人之胸而奸檜首倡和議以撓公論久之相習爲俗人人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此朱子所爲扼腕而長太息者也昔夫差傷其父亡于攜李每旦使人立庭而呼三年遂報越句踐栖于會稽而歸臥薪嘗胆輔以種蠡之英謀卒滅強吳以快宿忿彼固侯國自強之事有識之所稱羨奈何以萬乘之尊撫有四海之大兆人之眾而甘心屈伏于穹

廬旃裘之長豈非羞辱之尤甚者乎使朱子生當今日
吾又不知其流涕嗟惜爲何如矣

